

Dialogue entre LA GRÈCE ET LA CHINE

远去与归来

希腊与中国的对话

[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

杜小真 著

本书是一中一法两位学者平等而真实的对话录。两位学者的对话围绕对话者之一——法国哲学家、希腊学者于连教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展开。于连教授从独特的研究角度出发，远离自身传统，深入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之中。他“从希腊来到遥远的中国”，又“从中国回到遥远的希腊”，以一种迂回的策略进行相关哲学研究，力图创造与中国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条件。

DIALOGUE ENTRE
LA GRÈCE ET LA CHINE

Dialogue entre

LA GRÈCE ET LA CHINE

远去与归来

希腊与中国的对话

[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

杜小真 著

本书是一中一法两位学者平等而真实的对话录。两位学者的对话围绕对话者之一——法国哲学家、希腊学者于连教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展开。于连教授从独特的研究角度出发，远离自身传统，深入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之中，他“从希腊来到遥远的中国”，又“从中国回到遥远的希腊”，以一种让回的策略进行相关哲学研究，力图创造与中国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条件。

DIALOGUE ENTRE
LA GRÈCE ET LA CHIN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杜小真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新哲学学院丛书)

ISBN 7-300-05769-1/B·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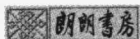
I .远…

II .杜…

III .于连—学术思想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9870 号



新哲学学院丛书

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

杜小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3.625 插页 3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6 000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每个人都生在一个地方，那是他的乡土，成长到青年时期便会萌生远行的愿望，要到四方去，远方去，甚至定居下来，在异地长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另一种思想会慢慢萌生起来，和远行相反，是回归。然而，回归和相思不同，相思是一种情绪，一种忧伤；回归是一种认识，一种成熟，是生命的完成……

熊秉明

序

弗朗索瓦·于连

作为年轻的哲学家、希腊学者，我转向中国是为了从中开掘思想的另一条可能的道路。

为什么是中国？关键是从欧洲出发，从印—欧的伟大语言——梵文除外——中脱离出来，也就是从历史、影响和交流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这也就排除了阿拉伯世界和希伯来世界：这些关系与欧洲的历史紧密相关。同时，我希望面向一个在文本化和注释上和我们欧洲的思想同样发达的思想。惟有中国构成了这样一种对于欧洲文化的外在性，并且提供了同等重要的一种知识传统。我喜欢在我

的书中特别提到的帕斯卡尔^①的话,因为它已经露出了这种思想轮回的萌芽:“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为可信的呢,摩西还是中国?”

我所从事的中国思想研究,呼唤两种互相关联的方法:一方面,是开始无休止地迂回以经历这种思想的异国漂泊;另一方面,是通过回归欧洲思想所产生的效果,探问欧洲思想不探问的东西,探索作为明证性被欧洲思想隐藏、运载的理论成见和选择。一句话,在欧洲思想世界中探问欧洲思想。

在希腊和中国之间的旅行中我期待三个结果:一、从与中国的差距出发重新展望欧洲思想;二、脱离我们思想的偶然性,换言之,与欧洲思想精神拉开距离;三、把欧洲哲学从威胁它的“返祖”中脱离出来——借用尼采的术语——并且重振哲学。

我知道,这样一种复杂的步骤,并不能脱离理智,特别是不能脱离中文阅读。因此,我非常感谢杜小真女士,她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法国思想,为

^①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其主要著作是《外省通信》和《思想录》。

了设计这本小书来解释我所从事的理论冒险活动以及我的工作对中国和欧洲的相互理解可能作出的贡献,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因此,既然应该像中国人那样阅读,那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冒险,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但是,也要从远处阅读,同时与欧洲思想相比照,完全尊重中国思想的外在性。为了不背叛中国文人传统思想,要勇敢地以与之能够对话的方式进行探问。

我希望中国读者在我的工作中能够理解我尊崇中国思想的意愿,也就是创造与中国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条件。

2004年3月

自序

杜小真

于连教授(1951—)在今天的法国学界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的学术旨趣独特,风格鲜明,具有过人的理论胆识和不同凡响的探索勇气。

于连教授,汉学家、希腊哲学学者,现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葛兰言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巴黎高师学习期间,他就对中国思想产生了兴趣。他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香港新亚学院以及东京日本基金会专心研习东方古典哲学,最后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思想研究的一个入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于连教授开始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中国思想进行阐释,他连续发表了多部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论著。其主要

著述有：《鲁迅，写作与革命》（1979）、《隐喻的价值》（又译作《影射价值》，1985）、《过程和创造》（1989）、《平淡颂》（1991）、《物势》（1992）、《内生之象》（1993）、《迂回与进入》（1995）、《道德奠基》（1995）、《效率论》（1997）、《圣人无意》（1999）、《裸体或真理的本质》（2000）、《从外部思考》（2000）、《论时间》（2001）、《大象无形》（2003）等等。于连先生二十多年来创作热情始终如一，他治学勤奋，著述丰富，令人叹服，在法国文化界反响强烈。当然，对他的那种激情澎湃、大刀阔斧、另辟蹊径的论理风格和立论方法，不少法国同行也颇有微词，指责他的论理有偏激、绝对和简单化的倾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中译本问世，随后《道德奠基》中译本出版，有关的访谈录和文章在国内一些报刊上也时有出现。和在法国的情况有些相似，于连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希腊到遥远的中国”，又“从中国回到遥远的希腊”的迂回策略，也引起国内同行相当的关注，或者说，也引起了一些立场、看法不同的争论和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是相当尖锐和激烈的。这些争论

和批评不但涉及西方了解、研究中国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样也涉及中国了解、研究西方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立场。

于连教授在了解和思考了中国同行的各种意见后,以积极的态度就有关问题和中国同行进行了对话,希望中国同行和读者能够了解他的工作,了解他“为什么”和“如何”研究中国的问题,并希望以此能够互相沟通和理解,减少“误会”和“偏见”,尽管有时“误会”和“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们整理了这本小书,以对话的形式叙述这位法国希腊哲学专家远离自身传统,深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之中,然后又回归并且反思西方传统的过程,这对我们以同样的迂回道路从西方传统那里回归并反思我们自己的传统,或许会有借鉴和补益作用。

2004年3月

目 录

序 弗朗索瓦·于连(1)

自序 杜小真(1)

第一章 为什么是中国? (1)

第二章 “迂回”的“策略” (29)

第三章 真正的对话:远去与归来 (59)

附录:于连的主要著作介绍 (77)

第一章

为什么是中国？

杜小真(以下简称“杜”)：我是在 1993 年知道你的著作的。那时我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你曾在蒙特利尔大学做过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系列讲座。在蒙特利尔大学读博士的一位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和我谈起了你的讲座和你的著作，我开始了解你从独特角度出发进行的针对中国的研究工作。再后来，我翻译了你的《迂回与进入》，并且与你在巴黎和北京有过数次交谈。我感到，你从希腊思想传统出发对中国思想进行研究，力图脱离某些以事实关联为依据的“影响比较”以及以同类相比为原则的“平行比较”的局限，从哲学角度描述和分析中国思想及其一些概念，这对我很有启发。作为一个研究西方思想的中国学者，我也经常在想应该

如何接近、深入相异于我们的思想传统。你在向中国这个“他者”接近的过程中,思考一种真正能够进入的途径,也就是你所说的策略。你的工作和研究方法,不管对之欣赏与否,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然反面的意见有时也是很尖锐激烈的。由此产生了我们对话的意向。希望我们的对话能够有助于对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对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思想交流有所贡献。

于连(以下简称“于”):我很久以来就希望能有机会和中国学者以及我的法国同行们谈谈我的工作,特别是我进行研究的初衷,以及我对中国思想的一些真实感受和思考。我常常感到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中国学者,甚至我的一些法国同胞,对我的思想和观点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当然,有些误解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一种思想,看法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希望得到理解,至少是能够得到正确了解。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思想能够融合大概是不现实的,但是思想之间是能够对话和沟通的。我非常珍惜和重视对话,比如中法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的相互对话。我最近与自然科学家有过

对话，与艺术家也时有沟通，这对于对话双方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启发的。对了，我最近还有幸会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他看过我的书，虽然他和我不是同行，但我在交谈中感到他理解我的想法，我们能够交流、沟通。因此我非常重视对话，很珍惜这次对话机会，希望我们的交流能够卓有成效。

杜：我也是这样想的。

你是法国研究希腊思想的卓有成就的学者，在巴黎高师受到的是西方传统的系统哲学训练。我想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谈话。你这样一个西方学者为什么会选择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想知道，研究中国这个完全不同于你的国家的遥远地方的文化思想，你最初的旨意何在？

于：这是一个本源的问题，说起来话长。我们知道，哲学是扎根于问题之中的。为了能够在哲学中找到一个缺口（边缘），或者说为了整理创建性理论，我选择了不是西方国家的中国，也就是相异于西方希腊思想传统的中国。我的选择出于这样的考虑：离开我的希腊哲学家园，去接近遥远的中国。

通过中国——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为了对隐藏在欧洲理性中的成见重新进行质疑,为的是发现我们西方人没有注意的事情,打开思想的可能性。我更愿意把这种途径视做一种策略,而不是单纯的方法,因为我知道前面存在重重困难和危险,必须通过迂回去克服。当然这种迂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迂回。如果我要通过中国,那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这并不是荒谬的说法。因为实际上,在欧洲,确实对希腊思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缘和熟悉,因为尽管在历史上有福柯所说的“认识型”的各种断裂,希腊思想还是西方人的遗产。而我认为我们应该离开它,只有与之断裂,才有希望在构成一种外在观点的过程中真正认识它(因此发现它)。

我从我所处的希腊传统出发,去发现、挖掘进而深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非洲,也不是亚洲的日本和印度?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个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个选择同时符合我的三个要求。一是脱离印—欧语言,这排除了梵文,因为梵文不可能使我们脱离印—欧语

言平台。二是脱离历史、影响和传播的关系，这就排除了阿拉伯世界和希伯来世界，二者持续地与我们西方的历史相关，它们要传递给我们的仍然是希腊知识。实际上它们运用的知识模式与我们的文化和科学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三是我们最终遇到了一个国家，它的思想在远古时代的各种文本中均有陈述。而日本并非如此，众所周知，日本是在中国文化的温床中发展起来的，不可能适应我的选择。所以，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要成为哲学家，我必须去碰撞一种被阐明、被注释的而且可以与希腊思想相比照的思想。

杜：这确实让人联想到福柯，联想到福柯的“异域”(hétérotopie)。中国是一片遥远、陌生而又充满诱惑的土地，等待着发现，引发着思考。

于：是这样。福柯命名并分析了“异域”的概念。他还引出了“非—欧洲”的术语，但他没有作明确的规定。福柯的“非—欧洲”含义比较宽泛，而且有些模糊，包含了整个远东地区。然而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惟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

杜：是否因为中国思想相对西方思想是最“异”的，所以才最值得你去接触，去深入研究？我想起你曾经提到帕斯卡尔《思想录》中那段有趣的话。帕斯卡尔谈到“西方真异教、真犹太教、真基督教都是有见证的，而其他宗教则是虚妄的”。对于中国，他“只相信那些被自己的见证扼杀了的历史”。他问道：“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为可信的呢，摩西还是中国？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只用这一句话，我就摧毁了你们的全部推论。你们说：‘可是中国模糊不清。’但我回答说：‘中国模糊不清，然而其中也有明晰性可寻，好好去寻找吧。’那么，就必须细致地观察，必须把见证放在桌面上。”（《思想录》593）

于：莱布尼茨在致 Verjus 的一封信中也有相近的言论。但在这里要避免两个障碍：一方面是种族中心主义的障碍，种族中心主义把自己的世界观施于世界其他地方，认为自己的观点理所应当；另一方面则相反，那就是猎奇倾向的障碍，这种倾向屈服于差异的诱惑、距离的幻影。尊重（或者说吸引）难道不